

蔣文端 眼睛會笑的林黛玉

戲曲演員好像都有一對十分精彩的眼，眼波流轉，顧盼生情，粵劇紅伶蔣文端的眼中，還多了些盈盈笑意。這位國家一級演員、梅花獎的獲得者，將於下周開始，與陳寶珠一起演出《紅樓夢》。這是一位眼睛會笑的林黛玉，各位看官，且拭目以待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蔣文端出生於廣州的粵劇世家，父親是頭家，母親善揚琴，從小跟着父母流連於舞台上下的她，對粵劇從來都不陌生。「小時候跟着父母去看戲，覺得好靚啊。《百花公主》、《梁祝》……那個時候好多戲，而且一部戲可以做一個月。當時小，聽得不是很明白，卻已經覺得好看，看着舞台上的《梁祝》，就覺得那就是祝英台，演得真好。」可是雖然喜歡看，那時的蔣文端對跟隨父母走上粵劇表演這一行，其實興趣缺乏。父母卻看出她的天分，鼓勵她考入粵劇學校。當時的蔣文端，早已過童子功的「黃金時期」，已是15歲「高齡」了。

「學戲真的好辛苦，何況筋骨更硬的我？好在父母也是做這一行，在學校學了以後，回家還能讓父母指導加工，算是我比其他同學有優勢的地方。」在戲曲學校，早上練長跑，之後練嗓、腰身，接着是毯功，下午則上文化課。晚上是自修時間，一吃完晚飯就要去「霸」排練場，繼續練習。如此這般，全日無休。

直到今天，蔣文端還記得當時自己練一字馬練到喊救命，一邊做一邊哭，忍不住打電話回家，向父母哭訴不想再繼續學下去。直到開戲，真的可以站在台上，看着平時的辛勞和每滴汗水都在人物身上成型時，蔣文端才真的找到自己在粵劇舞台上的位置，「慢慢的，興趣就來了。」

文武雙全

現在的粵劇，大多是才子佳人，兒女情長，武戲似乎慢慢式微，蔣文端卻是難得的文武全才，《白蛇傳》中，她英姿颯爽不下男兒，《盜仙草》一幕中的踢槍功夫更是技驚四座。《白蛇傳》可以說是挑戰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基礎。裡面的白素貞這個角色把青衣、刀馬旦、閨門旦、打武旦都包含在裡面。既有很埋身的打鬥，也有拿着長槍，有距離的打把子和踢槍。一個戲有四種行當，一個人從頭到尾演很吃力，但是如果可以駕馭的話就是個全才。所以到今天，《白蛇傳》都是粵劇學校的保留劇目，用來訓練基礎最好。演這戲要花很多時間練習，比如說踢槍，觀

的眼睛通常看着中間的主角，但是旁邊負責扔槍的兵的配合同樣重要，位子合適，就會踢得很舒服，如果不對，就要追着槍來踢。講求合作和默契，大家要花費很多時間，天天一起練習。」

蔣文端記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，就是《白蛇傳》。當時的一班學生演員，初生牛犢不怕虎，一上台刷刷地演下來，一點包袱都沒有。觀眾看着這些朝氣蓬勃的面孔，覺得十分新鮮爽朗，忍不住喝采。「第一次演出，其實老師比我們的壓力大。我們一幫小朋友，反而沒甚麼害怕，戲都是每天排練得熟透的，上台演就是了。我們上台要勒頭，那時候沒有膠布來黏，全靠那條帶子，害怕掉下來，就勒得很實，整個頭加上上面的飾物和真頭髮做成的頭套，重得要命，做着做着會頭疼想吐，而且還容易掉。我們不怕戲做得不好，倒是最怕翻個跟斗掉了鞋子，或是轉個圈又掉了頭套，好難看哦。」蔣文端笑着說。

現在的她，早已是「身經百戰」的舞台老手，紅透珠三角，更得到了梅花獎的認可。當年的青澀往事全當笑談，她卻仍然時刻提醒自己：雖說一出虎度門，就要立刻投入角色，但謹記保留三分清醒，眼觀四面耳聽八方，以應付意料之外的各種狀況。

最愛香港觀眾

蔣文端說，她最愛香港的觀眾，「當你演得與觀眾有一些交流的時候，他們馬上會有熱烈的反應。」其實，她和香港緣分匪淺，1993年時，她曾暫時放下粵劇到TVB實習兩年，在多部電視劇和電影中演出，觀眾大概還記得，她曾在張智霖版的《射鵰英雄傳》中飾演瑛姑。「當時少有內地人到香港工作，許多香港人問我：『家裡是不是做官的？』其實哪有，當時TVB到廣州去辦藝員訓練班，好多好多人去考，也大多是普通老百姓。」

來到香港，她印象最深刻就是香港人工作都好拚命。「我覺得香港人好像不會累。我們以前學粵劇，時間比較規範，中午還有午睡的時間，然後再工作，晚上也不會到那麼晚。香港不是，沒日沒夜的，人們好像不用睡覺一樣，特別是拍電視的演員，好像是鐵打的，

不單好像不會病，每次出場時情緒還都挺高漲。我最記得李克勤拍《鐵膽梁寬》，當時天氣太熱了，很多劇組都要停戲，他一路沒有停過，最後連對白都講不了了，就洗個臉又回來拍過。我想，哇，這些人都是鐵人來的。當時我們覺得我們這方面很厲害，現在不是了，內地現在也是一樣，大家都好拚命。」

來到香港，也見到很多大明星，「米雪、萬梓良、黎明、家英哥……他們都很認真，也很隨和。當時的羅冠蘭，做戲好得不得了，還有蘇玉華，她們的表演節奏是比較明顯的，可能這是她們演舞台劇出身背景所帶來的一種風格。我在拍戲的時候看了很多，學到很多。」

比起電視，蔣文端還是熱愛舞台更多些，即時的反應與交流，與觀眾一同呼吸，這是現場表演無法被取代的魅力。多年來，她潛心鑽研粵劇表演，更從其他的舞台藝術中借鑒學習，「我們經常去看各種表演，我很喜歡芭蕾舞，有時會借鑒在我的表演中，例如我演楊貴妃，唐朝是比較開放的朝代，袖子很大，表演時我刻意把手走高，把身體打開。戲曲的表現是比較內斂的，芭蕾舞則是打開的，演楊貴妃我就刻意讓舞蹈的動作更大些、開些。」

這次在香港，蔣文端將和陳寶珠一起，為觀眾獻上粵劇版的《紅樓夢》，最有特色的是結尾的一場幻夢，寶玉就算和黛玉生時不能相守，卻能在夢中相會，總算給觀眾一次心裡彌補，大團圓結局。



蔣文端(左)與陳寶珠在排練中



蔣文端(左)與陳寶珠在排練中。



粵劇《紅樓夢》

粵劇《紅樓夢》

時間：4月18日至28日 晚上7時30分
4月29日 下午2時正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

蔣文端

我住7樓A！ ——潘惠森作品《示範單位》

■文：梁偉詩

香港劇場評論界，算是一個不大的圈子，香港劇評甚至被戲謔為「最寂寞的事業」。劇評人偶在演出場地內外碰面，很自然便會與同道交換對新近劇場作品的看法。香港藝術節期間，除了甄詠蓓的《野豬》，劇評人之間私下談論得最多的，就是潘惠森的《示範單位》。作為一位資深的香港劇場編劇兼導演，潘惠森的舞台創作一直別樹一格，在大家所熟知的香港劇場導演鄧樹榮、陳炳釗和林奕華以外另闢蹊徑。潘惠森黑色幽默的舞台風，固然是最能反映奇幻現實香港的一面劇場魔鏡，2012年的《示範單位》更是潘惠森試圖「集大成」的一次演繹。

從上世紀的水滸系列、昆蟲系列，到近年的珠三角系列、人間系列，潘惠森一直貫徹荒誕劇場的詭異嘲諷、骷髏亂舞舞台風，折射出光怪陸離是非顛倒的世態世道。所以說《示範單位》是潘惠森試圖「集大成」的一次演繹，主要見於《示範單位》對於潘惠森所喜愛的一些主題因子的重新拼湊組合。包括水滸系列的疏離人際關係、昆蟲系列的小人物嚴峻生存狀態、珠三角系列的香港本

位、人間系列的城市空間和病態社會等，在在都戳下潘惠森簽名式，鏘鏘標籤慎防假冒。其實從水滸走到人間，潘氏作品愈關顧社會現實，逐漸從概念化的抽空場景，回到既美且醜的魔幻人間。如此看來，《示範單位》的確是一次示範，示範着香港劇場導演的階段性「自選集」。

《示範單位》以典型的潘氏黑色場景開始，三名識於微時的地產經紀張錦程、陳曙曦和陳淑儀，在示範單位偶遇相認，繼而聯手推銷豪宅單位以期利益均沾。三名經紀之間薄有情義又利字當頭，舊情回憶每每成為彼此討價還價的美麗藉口，可是在競爭激烈的地產中介行業中，他們又亟需合作才能脫穎而出。這種充滿張力的緊張關係在潘惠森的舞台上，從衣着到言行都被刻意表現得極其浮誇，一個滿身金飾、一個聾大無腦、一個機關算盡。所銷售的豪宅質素，他們漠不關心，只是極力圍剿歐陸(劉守正)和辛西蘭(邵美君)，一對不斷尋覓夢想家園的「無殼」男女。這裡，三名地產經紀所扮演的恰恰是香港的「核心價值」和「香港精神」——香

港由轉口港貿易起家，城市性格一如典型的「買辦」(agency)，講求效率效益、迎來送往什麼都不相信，成功賺取生活後便可以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被屠宰的歐陸和辛西蘭則是典型的香港「無殼蝸牛」。若干年前，歐陸前帶辛西蘭看地盤打樁求婚，以房子許諾與愛人的未來。然而，多年來已看遍二千七百個單位，仍找不到/負擔不了他們心目中的「家」，只好更積極尋覓理想居所，並嘗試了兩小時的「試住套餐」。邵美君飾帶點神經質的辛西蘭，令我不禁想起昆蟲系列《螞蟻上樹》中的茶樓女侍應莫曼如。《螞蟻上樹》的女侍應常常遇到蠻不講理的茶客和窘境，便不能自制地拿着茶壺尖叫和唱歌，而且因為工作的摧殘，黑眼圈愈來愈可怕。辛西蘭更是受不住「試住誘惑」的典型港女，夢想通過婚姻得到自己的居所和幸福，完全忘記了試住兩小時，便得賠上一輩子為地產商賣命的西西弗斯命運。

歐陸和辛西蘭這一段，明顯脫胎自人間系列《遺禍人間》中那揸着虛擬房屋到處跑的「無殼族」青年。最有趣的是，歐陸所經營的生意湊巧便是「歐陸

紙紮公司」，專門為香港人訂造紙紮豪宅、紙紮女傭、紙紮奢侈品等。換句話說，大部分人於現世不能滿足的慾望，只能在生命結束後，由後人用相對廉宜的代價去填滿彌補。因此，「歐陸辛西蘭」所隱喻的人間樂土，似乎永遠不能在現實中實現，只能存在於紙紮所意味的來世或「試住套餐」所指向的幻象。

而《示範單位》中地產經紀張錦程、陳曙曦和陳淑儀的奇異情誼微妙關係這部份，以張錦程最殺氣騰騰，老是喃喃自語說為達目的不惜「見佛殺佛」。資深劇評人武耕認為，「見佛殺佛」乃是一語雙關，除了用以刻劃人物的暴烈性格，還預示着我們必須「殺佛」，才能真正「見佛」。潘惠森就是帶領觀眾去「殺佛」，即毀掉所謂「示範單位」的表面輝煌，才能看到消費城市的本質。我以為《示範單位》中三名地產經紀互動之間的暴烈浮誇，卻正正融合了水滸系列《李逵的藍與黑》的割裂人際關係和人間系列《人間往事》的互相討厭卻又無奈相依的複雜心情，並由此指向香港城市性格「買辦」的一面——在「買辦」眼

中，一切輝煌和許諾都是堂皇的虛象。所謂盛世藏金投資幸福，一如戲中汁水淋漓的西瓜，瞬間便會被摔得稀巴爛，滿地盤兮黏乎乎血肉模糊。這也使得末段三名地產經紀化身成桃園結義的劉關張「塑像」，特別諷刺可笑。

《示範單位》中最為人嘻哈倒絕的，還有張錦程所扮演的阿Ken口中的「平行時空」——傳說中兩個人，一個勤勤懇懇努力還房貸，捱足半世只是為地產商和銀行打工，老來卻貧無所依晚景淒涼。另一個卻努力不要賺那麼多錢，保持低收入來申請公屋庇蔭子孫，老來有綜援生活優悠也有保障。這時候，老年歐陸辛西蘭卻顛抖着走過哀嘆人生，他們的理想居停依然只是懸在舞台半空中的模型，一切只是空中樓閣，可望不可即。

在《蝸居》、《維多利亞壹號》、《缺宅男女》寫實熱爆的時代，反其道而行的潘惠森《示範單位》極盡異化之能事，把我們所處身的扭曲世道浮躁地展現。這時候，你或許會明白，能向人說出一句「我住7樓A！」，是何等悲喜交集的魔幻現實。